

# 伶仃洋畔白石街的传奇

□南京 欧阳科谕

南海,淼淼茫茫,与南京相距一千五百公里之遥。我虽从未走近它,但心灵深处一直有块隐隐的痛点。在这天涯海角有片伶仃洋。它因南宋末年抗元名臣文天祥的旷世诗作《过零丁洋》而流芳于世。1278年,文天祥带兵坚持抗元,在远离朝廷的南海上兵败被俘,囚禁于押送北上的船上。路过伶仃洋面对困境,他感慨万千写下了“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铮铮誓言。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慷慨激昂的忠烈精神和视死如归的高风亮节。

近八百年后,我来到了这伶仃洋畔淇澳岛的一个小渔村。从旅游大巴上下来,四下张望,这既不是风景名胜也不是商业街区,人迹稀疏没有一点喧嚣之声,空气里散发着一股浓浓的海腥味。这小渔村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我满腹狐疑地向前走,迎面看见一个不很大的牌坊。横匾上写着“白石街”三个字。我信步走到牌坊旁的胜利小广场上。这里赫然矗立着一幅高大挺拔的群雕,群雕的人物均为渔民,皆着清朝装扮。有大人有孩子;有男人有女人。有的盘着辫子,有的背着斗笠,有的手扶在坚实的铁炮上,有的拿着大刀、长棍、圆石块。其中有一人昂首向远方吹螺号。所有的人都身

倾,眉头紧锁,怒目圆瞪,喷射出灼人的怒火,嘴巴张得大大的,仿佛在大声疾呼。我读了一旁的说明标牌,原来1833年10月,英国殖民者鸦片贩子企图霸占此岛,作为鸦片贩卖基地,与村民发生严重冲突,丧心病狂地向村民开枪开炮。村民同仇敌忾奋起还击,击退了他们的进攻。迫使其投降并赔款白银三千两。村民为让后人铭记这段光辉的历史,用赔款铺设了一条两公里长的花岗石白石街。这场抗争比广州三元里轰轰烈烈的抗英斗争早八年。

随后,我缓步走进这条富有传奇色彩的白石街。街头巷尾种植了木瓜、榕树等热带植物,郁郁葱葱。我用脚步细细丈量这条两百多年前铺设的青石板路。两旁的民居与店铺不同于我以往去过的诸多老街,因潮湿的海风经年累月的吹拂,墙面上留有些黑色的霉斑,显得分外古朴而沧桑。一家家小店铺以售卖干海产品为主,有咸虾干、咸鱼干,还有些我叫不出名字的海产品。小街十分安静,没有川流不息的人群,没有喧哗的叫卖声,没有任何电子音响。买的卖的都平静淡然,宛若一方世外桃源。我买了一斤红红的干干的小虾干。

天是蓝的,地是净的,人是平和的。一百多年前的抗争硝烟早已消

散殆尽,一切沐浴在冬日的暖阳下。待我从白石街出来,向小广场另一侧走过去时,猛然发现这里悬挂着一口黑色的铸铁大钟。钟上铸有“警钟长鸣”四个大字,围在大钟三面的是以国门为理念的敦实的钟柱。钟柱上镌刻着一些图案和篆体文字。图案有民族英雄、爱国官员林则徐虎门销烟凛然正气的样貌,还有军民严阵以待的威武身姿……钟柱上镌刻的篆字有:抵制毒品,珍爱生命,全民防范,众志成城,珠海禁毒构建和谐。

海风吹过了百年,千年,沧海桑田,换了人间!

我在白石街只逗留了短短的一个小时,但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近八百年前文天祥的铮铮誓言,一百多年前这小渔村的呐喊、抗争,林则徐销烟的滚滚烈焰次第在我耳畔响起,眼前浮现。我联想到鲁迅先生在1934年9月25日写的一篇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掷地有声地断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一股民族自豪感在我胸中油然而生。对,正是这些名垂史册的爱国志士和籍籍无名的普通民众,不畏强暴,挺起脊梁,构筑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 2020年的离场

□南京 刘月雄

2020年,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大家的日子都比往常艰辛。

这一年,我的日子也过得跌跌撞撞,痛苦深一脚浅一脚。12月27日,母亲的离开让我如坠谷底,痛一点点盘踞内心。从殡仪馆的车带走妈妈的那一刻,到在殡仪馆见妈妈的最后一面,而后看到那一捧骨灰,心一直疼,说不出的疼。作为一名财务人员,单位年底很忙,第四天上班,调整日期做账时,看到那个日子,突然泪流。回想送妈妈最后一程时,又是风又是雨,下午又下了雪,这无言而悲凉的告别,写就了妈妈辛劳悲苦的一生。妈妈很小的时候就被外婆从乡下送到城里的亲戚,当时的她还是个孩子,每天背着人家的孩子,还得辛苦做杂务,几年后被安排同懒惰无用的城里人结婚了。然后,是忙了儿女忙孙女,陀螺一样忙个不停,不料想突然而至的中风打垮了她,偏瘫失语的日常里,那种不能动不能说的痛,一日一日的煎熬,吞噬了她全部的要强,生命也逐渐在脆弱中萎谢。

这一年,又有多少相似的个体,由于生理病体、性格懦弱,或是遭遇道德绑架、网络暴击,承受着不能言语的痛,无法消解,而在幽暗中孤独、崩溃。这无言的痛啊,于我只会一遍遍咀嚼,一次次更痛。我的同学胜兰常说我“太感性”,的确如此,感性的

人如易碎品,总是受伤最多。

人生太多伤痛,我们如何衔接?这是个沉重的话题。我们惯常于去找一个虚幻的出口,就像2020年的离场,似乎过了这一夜,日子就不再跟跑,已然套上童话里的水晶鞋,迎着朝霞翩翩起舞了。生活有时需要这样,去蹭过生活的沟沟坎坎。

我想起11月底的午后,我同胜兰一起看的《掬水月在手》,一部记录叶嘉莹传奇人生的电影。影片令我沉醉的是先生吟诵诗词的声音,那韵律那节奏,如水流清脆动听,很难想象这是一位96岁老人的声音,她历经战乱、青年丧母、随夫颠沛、中年丧女的坎坷,却依然笑容亲和。先生把人生的痛嚼碎了,融入血液里,化成了意味隽永的诗词,然后诗意盎然地活着。这不正是先生所说的弱德之美吗?“弱德不是弱者,弱者只趴在那里挨打。弱德就是你承受,你坚持,你还要有你自己的一种操守,你要完成你自己,这种品格才是弱德。”它是理性与感性的有机糅合,值得我去学习去参悟。

细细琢磨,“掬水月在手”,原来自有深意:掬起一捧水,无论水的清浊和凉温,心底,总有明月皎皎。

人生太多的痛,耽于痛苦,并不足取。此刻,我希望自己多些生活的智慧,学会在痛苦的淤泥中开出花来。

## 冬夜围炉有清欢

□河北保定 王国梁

一直很向往古人的雪夜围炉,邀上二三知己,围炉小酌,任凭冬夜漫漫,尽享人生得意。

可是,现代人最擅长把小聚发展成一场声势浩大的聚会,甚至发展成一场各有所图的社交。但是这种负累还无法摆脱,有时候连续多天都在不同的人群中辗转。

这天,妻子发来微信:“寒夜围炉,人生乐事。推掉应酬,陪伴家人,可否?”我回复:“温暖小炉,一家老小,共饮同乐,夫复何求?”很快,孩子打来电话,说:“爸爸要回家吃饭吗?咱们要涮火锅喽!”听得出来,小家伙很兴奋。仔细算来,我大概有一个月没陪家人吃晚饭了,想来颇感惭愧。

推掉应酬,早早奔向家中。冬天的夜晚总是来得特别早,小城的灯火一盏盏亮起来。寒风中,川流不息的车子,来来往往的人,都在赶往属于自己的家,想想觉得心里泛起丝丝温

情。回到家,看到妻子和母亲正在厨房忙碌。两个人的身影,在厨房橘黄色的灯光里显得特别温馨柔和。妻子端着菜盆出来,招呼我:“来,帮我们择菜,冬夜围炉,重在参与。你全程参与,感受一下家的氛围。”

餐桌上,电磁炉已经摆好。我把菜品一样样摆好,有漂亮的盘子来装饰,餐桌上简直生出花来了。这远比古人的“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要高档时尚,这个时代物质极大丰富,想吃什么应有尽有,我们营造出来的气氛难道还不如古人?

人类的情怀是相通的,吃饭关键是一种氛围。父亲已经把酒倒好,酒香扑鼻。他说:“一杯酒,不多不少。”我说:“对,酒主要是烘托气氛的。一杯酒,点到为止。”我们围炉涮火锅,腾腾的热气弥漫着,香味儿从锅里钻出来。母亲笑咪咪地说:“你难得在家吃顿饭,今天多吃点!”我先举杯敬了父亲:“爸,这段时间我

应酬多,陪你们少了。以后呢,我得多回家吃饭。”妻子说:“回家吃饭多好,一家人其乐融融,吃得也健康。”孩子举起自己杯中的水,大声说:“干杯!”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笑语喧哗,温馨满满,陪家人冬夜围炉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妻子一边给我夹菜一边说:“你平时在外面大鱼大肉吃得多吃,饮食不健康,应该多吃点绿色蔬菜。”这些菜,蘸着母亲精心调制的小料吃,特别美味。我忍不住背起了苏轼的词:“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拭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冬夜深深,笑语声声,围炉暖意生。这样的时刻,真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冬夜围炉有清欢,人生最美是亲情。无论我们在光怪陆离的世界迷失多久,家都是我们兜兜转转之后最终的归宿。人生最美的滋味,就是返璞归真之后,体验到的自然醇厚的味道。

## 真兄弟

□南京 万木春

兄弟,还有真假吗?有!

一母同胞的亲兄弟,一到分家产的时候,就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的,不是真兄弟;平时口口声声“哥呀、弟呀”叫个不停,一到关键时刻,就东躲西藏,临阵脱逃的,更不是真兄弟;至于那种“口惠实不至,无利不起早”的兄弟,连提都不要提了。

本文讲了几个兄弟,都是真兄弟。

事情要从卖房、买房说起。去年六月,我把一套居住十几年的房子卖了,紧接着又在儿子家的附近买了一个二手房。买房时还差一部分尾款。怎么办呢?借吧,估计四、五年就能还清了(全靠退休金)。首先想到的是胞弟老四、老五。老四在深圳工作,前两年贷款买了房子,每月还要还贷,虽然收入颇丰,手里也没有多少余钱,听说我要借钱后,立刻表态说:“大哥,你放心,我手里有一点,再向同事借一点,一定能凑够数。”他还一再声明:绝不要我付一分钱利息(我说过将按商贷付息)。老五在苏北老家农村,尽管经济条件一般,也表示要尽最大力量提供帮助。这些年来,他好不容易存了一点钱,都放在银行理财,如果提前取出,就要损失一些利息。他说:“过去你也帮过我们,损失这点利息算什么。”还有我的亲家公(我们一直以兄弟相称),听说我

买房还差一点钱,二话不说,倾囊相助。钱虽不多,情意深重。就这样三个兄弟“抬石头”,终于把购房所差尾款凑齐了。

买房问题解决了,不曾想,卖房那边却出了问题。买我房子的乙方,商贷手续已于数月前办妥并通过审批,现在却迟迟不见动静,如果再等一个月,还不能放款(100多万),那就会影响我不能按约付清购房款。一旦违约,事情就麻烦了。我只好再向亲友求助,预借100多万,以防对方贷款不能如期拨付。

我先向我的堂弟说了此事,堂弟好痛快,连声说:“行啊,行啊,我这里正好还有七十万,全部借给你吧。”我又给我的战友打了电话,看看能否帮上忙。第二天晚上,战友就回电说,已准备好了四十五万,什么时候需要讲一下。还有一些战友、学友,把我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办,尽管自己也有一些困难,仍积极努力,替我出主意、想办法,使我深受感动。现在,万事大吉。

回想这几个月来卖房、买房经历,真是一言难尽,其中辛苦、麻烦、艰难、忧虑等等,自不必说。唯有一条铭心刻骨的体会令我难以忘怀:什么叫真兄弟?真兄弟就是那个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伸出援手帮一把你的那个人。

真兄弟才有真情。真兄弟才是好兄弟啊!

## 纸上时光

□湖北武汉 刘中才

半壶老酒,一缕纸香,在晚风扑怀的夜色中,和着温柔细腻灯光轻轻落笔,或写或画,或涂或擦,不宥于边框是否修整,不耽于字迹有无错乱,就那么顺其自然地放飞思绪,像一条蜿蜒而至的小溪,无须费尽心思去揣摩远方的路径,多半是我步入成年以后最为惬意的时光。

我对纸墨的贪念,源于小时候的耳濡目染。懵懂记事的年龄,我常常看到父亲在茶余饭后一个人躲进自己的书房里,坐在案几前,或手握长卷细细品读,或俯下身执笔涂鸦,却从不肯主动帮衬母亲收拾家务。令人深感诧异的是,身材娇小的母亲并不恼,她的脸上总挂着一丝微笑,甚至还会频频为父亲送去热茶。

这样的场景在我年少的心里烙下了深深的印痕。

那时并不明白个中缘由,心中存有的疑虑多是为母亲感到不公。长大后,才恍然懂得当初母亲为何那般殷勤,即便是父亲安于笔墨之间不闻世事,她照旧会顺遂父亲的意愿。因为有纸香的晕染,父亲不但可以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还成为我文学路上的启蒙导师。

那一张轻薄的方格纸漫溢出的清香,紧贴着我的学生时代,一直铺陈到了不惑之年。每当夜不能寐时,纸就成了我唯一的归宿。台灯昏黄的光线流泻在纸上,无尽温柔。笔尖落下的瞬间,响起的沙沙声就像一曲跌宕起伏的旋律在耳边萦绕。

我固执地认为,一张纸就是万亩方田,从春耕夏种到秋收冬藏,它没有大地那般广袤,亦没有海洋那般浩瀚,却能在百无聊赖的日子里,让一颗焦躁的心归于清静,把世间杂芜之事隐匿于身后,任凭窗外喧嚣费耳,也不为之心动。

如今,同文字结伴而行已有数度春秋,在挥毫泼墨的日子里,能勾起我怜爱之情的也多半是纸上的时光。

其实,人生本就是一张纸,从落入凡尘到归于自然,一世的轮回,都在用墨书写属于自己的文字。我喜欢留在纸上的时光,清静、淡然,不喜不惧,起于草木,终于至善,虽无一字却处处有心。